

山西地方戏曲丛书

# 紫荆案

郭萍作



山西人民出版社

# 紫 荆 案

郭 萍 作

✻

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（太原并州西街十三号）

山西省書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晋出字第二号

太原印刷厂印刷

山西省新华書店发行

✻

开本：787×1092耗 1/48 •  $1\frac{2}{3}$  印張 • 35,000字

一九五八年七月第 一 版

一九五八年九月太原第一次印刷

印数：1—7,600册

統一書号：10088 • 172

定 价：一 角 六 分

## 劇情簡介

这个剧本是运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戏曲形式写的。作者着重刻画了主观臆想，凭单纯经验办事的主观主义者与高高在上、饱食终日不理民事的官僚主义者的丑恶形态和它对人民的危害，以及人民敢于揭发他们错误的悲喜情景。所以，虽说是采用了戏曲的形式出现，描述了古人的情节，但它对今人是有一定教育意义的。

剧情是这样：宋朝时候，河南尉氏县秀才张汉喜于某年春科举不遇扫兴而归。张母、张妻见秀才回来，择其素喜美食款待，不料席间紫荆花落于鲫鱼汤中，演变成毒。（注）秀才食后片刻，腹内剧痛，立即丧命，死后浑身青紫。此时正遇秀才表兄焦朴依至，焦见秀才死后青紫，便歹心又起，死灰复燃，须以秀才死后青紫系人毒害为故，恫吓张妻为其纳妾。张妻听之，十分愤怒，加之往日受焦调戏之恨，便严词责之，以掌打之。焦脑羞成怒，行贿地方、乡绅县衙击鼓喊冤，诬告张汉喜之死为王氏所

害。

事发后，知县李大为虽經驗尸，但不再加深察，坐在衙內主观臆断，推情測理，单凭往日断案經驗行事，严刑迫使王氏招供。王氏招供后，李大为即申文知府，呈請准予处死。可巧知府刘光第又是一个高高在上、不知民情、不理民事的人物。于是便批以“准予照文施行”。事定，于某日綁王氏赴刑場执行。

是日，张母、王老（王鮮莉父亲）前去刑場祭祀，沿途痛哭，叫冤不止。这时正遇包公由乡返京。包公听得张母、王老痛哭叫冤，便叫到轎前問个所以，然后即令王朝，馬汉先行阻止执刑，后便搭轎尉氏。經過包公詳細审問，先知王氏系被焦朴依等誣告，后去张家进行現場查究。行至紫荆树下觀見紫荆残花謝落，又知张汉喜进食前花落鯽魚湯中，便初步肯定张汉喜系中花毒而死，并非王氏所害。再經查对驗証，案情大白。知府、知县，焦朴依等受到了应得之处罰，剧即告終。

（注）紫荆花遇到鯽魚能否演变成毒，作者不懂，更无科学見証，只不过是听傳說而已。作者目的絕不在于解决这个問題，而仅仅是以此描述剧中中心情节罢了——揭露主观主义与官僚主义者的丑恶形态。为此特作如上說明。請讀者鉴諒。

——作者

# 紫 荆 案

(又名包公斷)

## 人 物 表

|     |           |
|-----|-----------|
| 張漢喜 | 尉氏秀才      |
| 王鮮莉 | 張漢喜妻      |
| 張 母 | 張漢喜母      |
| 王 老 | 王鮮莉父      |
| 焦朴依 | 張漢喜表兄     |
| 陈大有 | 地方        |
| 孙百万 | 乡紳        |
| 李大为 | 尉氏知县      |
| 刘光第 | 知府        |
| 包 公 |           |
| 王 朝 |           |
| 馬 漢 | 一人        |
| 書 史 | 四人        |
| 校 尉 | 四人        |
| 府 役 | 四人        |
| 衙 役 | 四人 (兼劊子手) |
| 轎 夫 | 二人        |

## 第一場

王鮮莉：（內白）張郎，請！

〔張漢喜、王鮮莉上。〕

張漢喜：（唱）十年的寒窗苦確非容易，

王鮮莉：（唱）讀詩書每日到五更雞啼。

張漢喜：（唱）出門來只覺得春風和氣，

王鮮莉：（唱）紫荊樹將開花又將生葉。

張漢喜：（唱）惟盼得入考場詩文符題，

王鮮莉：（唱）愿張郎如花开皇榜名提。

張漢喜：（唱）行來在紫荊下雙腳站立，

王鮮莉：（唱）老母親她亦來送行餞別。

〔張母上〕

張 母：（唱）一輪紅日從東起，

送我兒去科考格外歡喜。

我兒你把所用的東西打點好了？

張漢喜：打點好了，母親請看。

張 母：不看倒也罷了。我兒動身為何這樣甚早？

張漢喜：趕早不敢晚。

張 母：既然如此，紫荊樹下有的觀花桌凳，

你我就此共飲一杯，我儿方好动身。

张汉喜：奉陪母亲。

张 母：媳妇看酒。

王鮮莉：遵命。（下）

张 母：喜儿：（唱）

今日我儿去应試，  
娘有囑咐記心里：  
赴考应試非小举，  
还需时刻用心机。  
未曾写文試笔墨，  
粗心大意使不的。

〔王鮮莉端酒上。〕

王鮮莉：（唱）在厨房端美酒又备酒具，  
不由人心儿里又甜又喜。

母亲，张郎請！

张 母：我儿們同飲一杯。

张汉喜：母亲請。（同飲）

张 母：儿哪！（唱）

紫荊每逢到春季，  
叶綠花粉天然詩。  
紫荊花开成大穗，  
愿儿荣归在那时。

张汉喜：但愿如此，儿告别母亲。

(唱) 打一躬，施一礼，

多谢母亲费心机。

孩儿此番离家去，

母亲不必挂心里。

母亲你看紫荆树，

紫荆花开儿归里。

扭回头来叫鲜莉，

把我话儿记心里。

母亲身衰上年纪，

照顾妥贴为第一。

我走以后，好好照顾母亲。

王鲜莉：记下了。

张汉喜：还须照顾这……，(指了一下王鲜莉的肚子)

王鲜莉：(低头带笑)太多事了。(张母暗地点头)

张汉喜：母亲请在。

张 母：媳妇相送。

王鲜莉：遵命。(唱)

取来包袱双手递，

顺手整整张郎衣。

出门之人多保重，

途中每日早宿息。

张汉喜：母亲、夫人請回。

王鮮莉：送出大門。（同出）

张汉喜：請。（下）

王鮮莉：（唱）一見张郎把程起，

笑在眉头喜心里。

相送张郎平安去，

只盼张郎科第一。

张 母：（唱）我儿別母出門走，

又是喜来又是愁。

自古常言講的好，

儿行千里母耽忧。（同下）

## 第 二 場

〔焦朴依上。〕

焦朴依：啊嗨！

（快板）我，我的名字焦朴依，

生的不俊有福气，

立的房子臥的地，

牛羊滿圈还有鸡。

我，焦朴依，是名监生。家大富豪，牛羊  
滿圈，穿衣箱中取，花錢柜內提，真可算

万事如意、为所欲为。唉！怎奈妻室丑陋，实乃一生之不幸！想到这里呀，我表弟这人倒是个有福的，他与我同年异月出生，他生在午时，娶了个美貌的好妻，我生在子时，犯了讲究，娶下个“佳”人，丑呀丑得真是馬尾提豆腐，簡直无法提啦。要說我那表弟妻的美呀，真是一看就有詩意，一說能說万言。噯；什么万言，无法形容，无法形容！俗話說的好，看好人一眼，多活二十；摸好人一下，长生不老。

（想介）今天閑着无事，再到姑家轉轉。假若……

（念）有机就可去乘，  
无机不可乱碰，  
至于成功失敗，  
那就要靠天定！（出門）

行行去去，去去行行，啊！看得很远，走得很近，轉眼就到了。

（唱）焦朴依，心欢喜，  
双脚几乎一并提。  
腿儿快，心儿急，

啊呀，我的媽呀！去了說个啥呀？（想）

有了。

(唱) 泥塘就是好伙計。

焦朴依，生巧計，

雙腿跳在污泥里。

又是水，又是泥，

渾身衣服泥水濕。

今天進到她家去，

請她給我洗泥衣。

欺人必須先欺己，

洗泥衣就是好引子。

開門來，開門來。

〔王鮮莉上。〕

王鮮莉：(唱) 我正在家中做鞋底，

這門兒外邊來了誰？

上前去開門用目覷，

原來是站下焦朴依。

焦朴依：(唱) 表姊妹快進家里去，

請你給我洗洗衣，

王鮮莉：(唱) 今天要到那兒去，

怎麼跌下一身泥？(鎮靜地)

焦朴依：(唱) 今天要到姨家去，

過塘掉在漚泥里。

这个模样怎好去，  
故来請你洗一洗。

王鮮莉：（唱）（难为情地）

听说叫我把衣洗，  
这儿难住王鮮莉。  
假若給他把衣洗，  
浪蕩之人招不的。  
我若不給他洗洗，  
母亲知道使不的。  
无奈何領他进門去，（勉强地）  
进家去給你洗一洗。

請。

〔焦、王进門。焦伸手在王鮮莉腰間摸了一把，  
王鮮莉尙无觉察。〕

（唱）进家来只得打盆水，（下）

焦朴依：好！妙！啊哈哈……

〔王鮮莉端水上。〕

焦朴依：怎么不見我姑母？

王鮮莉：……（王背过身去）

焦朴依：（唱）老人家就好串門子。

焦朴依，笑喜喜，  
今天可是良好机。

边脱衣服边过遞，  
給你。(王鮮莉沒动，焦朴依轉到王鮮莉面前)給！

(唱)一把拉住手腕子。

弟妹且莫把衣洗，  
咱二人……

王鮮莉：(惊異地)怎么？

焦朴依：(唱)咱二人乘无人兴趣兴趣！

王鮮莉：(生气)哇！

(唱)王鮮莉，生了气，  
罵声表兄失大礼！  
洗衣本来是好意，  
誰知你有不良机。  
怒冲冲将衣甩在地，  
你若不走我不依！

焦朴依：(唱)你不依，我不依，  
长长短短不放你！

王鮮莉：(唱)王鮮莉，着了急，  
罵声朴依該死的！

过来！(严肃带气)

(唱)假若你表弟科了举，  
送你衙門活剝皮！

焦朴依：(唱)过了一时说一时，

俟着剥皮再剥皮！（拉王）

王鮮莉：（唱）用力推賊門外去，  
汉喜回来我定不依！

賊呀！（下）

焦朴依：（唱）从不从，在于你，  
不該辱罵我朴依，  
抖抖精神整整衣，  
这件事情該怎的？

（白）哼！你还瞧不起我这监生！（想介）  
啊呀，表弟科举回来，若知这事如何是好？这——有了，等到那时，我就說表弟出外他妻調戏于我，給他个先发治人！  
哼！瞧不起我？以后等着瞧吧！（下）

### 第 三 場

〔包公、王朝、馬汉、四校尉、轎夫上。〕

包 公：（唱）离开天子四乡去，  
四乡考查是与非。  
路过兰封不住轎，  
在到杞县再停歇。  
王朝馬汉听我諭，

沿途不踏民一粟。

(同下)

## 第 四 場

〔張漢喜上。〕

張漢喜：(唱) 在考場應試落了舉，  
不整冠我也不整衣！  
只怨我學薄淺根底，  
只落得自苦自悲淒。  
縱然說這次是偶而不遇，  
回原郡見鄉里有何臉皮！  
我母親她為我遲睡早起，  
鮮莉她陪我讀更深雞啼。  
她二人在家中盼我科舉，  
誰料想皇榜上我名不提。(沉思)  
縱然說回家后鄉里不議，  
却又怎對得起母親鮮莉！  
悶沉沉行來在大門底，  
扣門環無氣力聲音也低。

(白) 開門來。

(王鮮莉內應：“听着了。”) )

王鮮莉：（唱）自从那日受恶气，  
无心梳装整花衣。  
张郎离家半月余，  
用指掐算是归期，  
假若张郎一旦至，  
我决不能把贼依！  
衙門以内去告状，  
定要将贼活剥皮！  
胸前悶着一肚气，  
不知門外又来誰。  
上前手托門門柄，  
請問門外你是誰？

张汉喜：連我的声音也听不出来了。

王鮮莉：啊呀，张郎回来了！（开門）张郎回来了？

张汉喜：回来了。

王鮮莉：把包袱給我。（夺过包袱）

（唱）一見张郎心中喜，  
放开心头舒展眉。

张郎快进家中。（进大門）我給你端杯茶  
去。母亲！母亲！你儿他——他回来了。

（急下，張母上）

张 母：（唱）媳妇院中传話語，

急忙移步到院里。

只見我儿当院站，

不知說东該說西。

喜儿回来了？

张汉喜：回来了。（王鮮莉端茶上）

王鮮莉：（唱）在厨房急忙忙把茶提取，  
一边走一边儿整整裙衣。

母亲，茶来了。

张 母：媳妇，你看紫荆盛开，正好欣賞，把  
茶放在这儿，赶快备飯去吧。

王鮮莉：张郎，你先喝杯香茶，稍息片刻，我  
給你安置飯来。（急下）

张 母：儿哪，多日在外，可受风寒了？

张汉喜：孩儿在外，少在母亲身旁問安……

张 母：不怪我儿。

（唱）自从我儿离家去，

母亲时刻挂心里，

每日看着紫荆树，

每日等个日落西。

盼着花开蜜蜂至，

就是我儿回来期。

紫荆花开刚三日，